

蔡东藩◎著

慈禧太后②

恨台
遗瀛

ZHONGGUO LIDAI TONGSU YANYI
通中
俗国
演历
义代



典藏版

慈禧太后②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P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蔡东藩◎著

遗恨

瀛台

慈禧太后②

ZHONGGUO LIDAI
TONGSU YANYI

 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遗恨瀛台·慈禧太后②/蔡东藩著.
—合肥:安徽人民出版社,2010.3
(中国历代通俗演义)
ISBN 978-7-212-03772-7
I. 遗… II. 蔡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42714 号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·慈禧太后②

遗恨瀛台

蔡东藩 著

出 版 人:胡正义

责任编辑:李 莉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

邮编:230071

营销部电话:0551-3533258 0551-3533292(传真)

印 制: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、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:710×1010 1/16

印张:7.75

字数:140 千

版次: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12-03772-7

定价:18.00 元(典藏版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 言

有清一代之女后，前有孝庄，后有孝钦，皆以才色闻，而孝钦尤过之。顾孝庄能招降洪承畴，善驭多尔袞，卒令八龄幼主入主中原，开一统之盛治。孝钦则初平发捻，定回苗，知人善任，几若凌驾孝庄。乃其后误信谗构，妄任俭人，酿成数千年来未有之匪祸，而清室以墟。是何也？妇人可小知，不可大受；可暂试，不可常专。孝庄虽亦预政，卒未乘揽大权，故所试有效。孝钦三次临朝，威权莫比，由勤而逸，由逸而骄，由骄而败，则甚矣！牝鸡毋晨之训，固不可违也！晚清之季，党人蜂起，保皇党笔伐于先，革命党口诛于后，孝钦之名为之大损。坊间曾有西太后一编，卷帙无几，第述宫闱秽褻事迹，近诬蔑毫无价值，故不崇朝而毁灭。清室已覆，复有慈禧外纪，及慈禧写照记等书流传市肆，顾或稗贩西文，未必尽确，或掇拾野乘，所见多偏，据片面之见闻，漫欲加以论定，保无有管蠡之诮者。鄙人前辑《清史通俗演义》，于孝钦一生行迹，十举四五，自谓粗得大凡，乃时论犹有未尽之憾，用特续编西太后专集，仍用演义体裁，哀录大政，遍采遗闻，得书四十回，都二十余万言。要旨在防范女权，唤醒世梦，以人为鉴，即劝即惩，阅者得是编以证之。其或足以饬目也欤！编竟志数语，以作弁言。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古越蔡东藩氏识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祝慈馥先期备盛典 闻败报降旨罢隆仪	001
第 二 回	姊妹花遭谗被谪 骨鯁臣强谏充边	007
第 三 回	命和日宣示苦衷 主联俄遣订密约	012
第 四 回	康主事连疏请变法 光绪帝百日促维新	017
第 五 回	泄秘谋三次临朝 反旧政六人毙命	023
第 六 回	大阿哥入嗣宗祧 义和团旁延畿辅	029
第 七 回	袒拳匪误信邪术 颁战谕开罪友邦	035
第 八 回	订特约江督保民 走制军津门失守	041
第 九 回	豺虎擅权燕市流血 鸳鸯折翼宫井埋魂	046
第 十 回	失京师出奔慈驾 开和议惩治罪魁	052
第 十 一 回	定北京全权议款 寓西安下诏回銮	058
第 十 二 回	储君被废安辇入京 新政重行临朝布敕	064
第 十 三 回	两全权与俄订约 二慧女随母入宫	070
第 十 四 回	中戏迷详究声歌 讲新学兼陈政法	075
第 十 五 回	勃夫人入觐开盛宴 荣中堂弃世上遗言	081
第 十 六 回	万牲园太后临幸 海晏堂西女写真	087
第 十 七 回	划战域中立布条规 斥台官西巡辟妄语	092
第 十 八 回	万寿届期力辞徽号 五臣归国特降纶音	097
第 十 九 回	纳歌姬言路起风潮 防党人政府颁宪法	103
第 二 十 回	望龙髯瀛台留恨 回鸾驭尘梦告终	109

第一回

祝慈嘏先期备盛典 闻败报降旨罢隆仪

却说西太后六旬万寿，乃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。当光绪十九年冬季，已奉旨筹备典礼。一过新年，即加恩封赏宗室外藩王公，及中外文武大臣。至宫内妃嫔人等，亦一律晋封。瑾嫔晋封瑾妃，珍嫔晋封珍妃，此外照例递升，毋庸细说。又命各省将军督抚，酌派二三员来京，庆祝太后万寿，着于十月初一日以前到京。各省陆续复旨，共计四十一人。只西安将军荣禄愿亲自来京祝嘏，奉旨俞允，并令即日起程。小子于前册中，曾叙过荣禄受谴，驱逐回籍，如何此刻却外授西安将军？原来荣禄本西太后功臣，西太后把他撵出，也是一时愤怒，不便姑息。嗣因与东太后有嫌，疑他无辜受害，统见第十六回。遂于东太后崩逝后，起任西安将军。荣禄感恩图报，奉到派员祝嘏的谕旨，即自请入都庆祝。西太后记念前功，立即宣召。

至荣禄到京，正值内务府筹集经费，因库款支绌，授意内外各员捐俸效诚。各大臣正在集议，或拟提出十分之一，或拟提出十分之二。荣禄一到，请增至十分之三。各员虽有意巴结，无如一年俸银，十成中骤去三成，未免有些顾惜，不能一律应允。嗣经大众公酌，定了百分之二十五。荣禄尚嫌未足，只因不好违众，于捐俸二成五之外，更费了好几万银子，购得许多金银珍宝，先行奉献，赴园谒西太后时，即将礼单呈奉。西太后慈颜大悦，即命赏收，吾闻有毁家纾难者，未闻有毁家祝寿也。且飭复步军统领原职。小住大来。

过了数日，荣禄奉懿旨赴热河。看官你道何故？原来颐和园告成后，经李莲英督办供奉，陈设整齐。西太后因万寿期近，还想格外铺张，回忆热河行宫宝藏甚多，特命荣禄前去检选，运载入京。荣禄星夜前往，不到一月，已将宝藏载到，统计一百八十巨车，珍奇古玩共二万数千具。小子未尝亲睹，只据宫眷相传说话，有几种品物乃是罕世奇珍：有一碧桃高逾丈，根柯统用宝石，叶皆翠玉，枝上百余桃累累下垂，尽红赭色，每桃约重四五两；又有玉制的明皇坠马图，大越数尺，须



发袍靴具备，形容毕肖，而且袍角掀起，丹里略露，仿佛斜坠状；还有一件春宫秘戏，人物统用玉琢成，暗藏机械，用手按之肢体自动，眉目如生。这真是巧夺天工的玩具。宫中需此何为？当下将各种珍品，匀设各殿，顿时五光六色，眩目夺神。又传内务府督领工役，从颐和园至紫禁城，相距数十里间，统要搭盖灯棚，建设经坛；并预制各色花灯，务期玲珑精巧，华彩裔皇。再令乐工演习灯舞，以熟能生巧为佳。向例：元宵及万寿节，令乐工衣五色衣，各执五色灯，分行成字，凡数十变，有太平万岁、万寿无疆等字。此次预饬练习，精益求精。还要在颐和园内建一所极大的牌楼，作为圣母万寿纪念。更饬喇嘛僧带领僧众，于十月朔日起，虔诚赴坛，捧诵寿生真经。内而宫禁，外而颐和园，长幼，男女，贵贱，主仆，统令报明衣服尺寸，叫织造府赶制新衣。种种忙乱，笔难尽述。极写奢华，反衬下文。

西太后恰无所事事，凭着心思灵巧，增订一幅列仙庆寿图，预为万寿期间的玩意儿。什么叫作列仙庆寿图？把列仙传人物，选出几个，先用骰子掷点，某点为某仙，由入局者分认，大意与升官图相同。从前乾隆年间，高宗纯皇帝创制此图，每当新年庆贺期内，与后妃人等，掷骰消闲。图中有贝阙、瀛洲、蓬岛、瑶池诸类，不一而足。西太后易以实名，将中国地图作为标记，以颐和园为万寿宫，从各省起马，先到万寿宫者，列席大贺。下手之法：用牙签作筹，对径约寸半，厚约二分半，上镌仙名；每人各执一筹，掷骰认点，点多者进行最捷，点少者逗留不得前；逗留数次，例须流配，出局注销。入局的人愈多愈佳，最少用八人，即以八仙为记号。居然自命为王母。若不得已只有四人，则每人执两筹，当作八人之数。西太后改制既成，便与宫眷试博，颇觉便利。

这时候，最得慈宠的宫眷，一个系荣寿公主，就是恭亲王的女儿，见第十三回。她从前曾嫁额駙志端，志端早卒，只有一子麟光，承袭先代世爵。公主青年守孀，本为太后养女，至是越加怜惜，令她侍直园中。较前尤详。一个系醇王福晋，便是西太后的亲妹子。自光绪帝嗣立，醇王福晋，尝出入宫禁，西太后赐坐杏黄轿，她却秉性谦冲，仍不敢用。受教醇王久矣。西太后退养颐和园，福晋也常去问安，所以时依左右。一个系步军统领荣禄的妻室。荣禄入京，重得慈眷，其妻亦奉召入园，随时承值。一个系将来大阿哥溥儀之母，即端郡王载漪的福晋。她本是阿拉善王的女儿，雅善辞令，能伺西太后意旨，太后至佛香阁拜佛，她尝亲为扶舆。为后文伏笔。一个系李总监莲英的妹子，芳年二八，姿色可人，因莲英得宠，乘机随入，聪明狡黠，不亚乃兄，以此得太后欢心，尝呼为大姑娘而不名。自有这数人希旨承颜，乐得西太后意恬神适，西太后遂自加徽号，令承直人等统称她作老佛爷，或称她作老祖宗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只是西太后性好繁华，满拟万寿届期，做一场旷古未有的盛事。从新年起，筹备到四五月间，已是大致楚楚。四境到也帖然。独英人得缅甸后，侵入云南西徽，占去边境数百里。亏得驻英使臣薛福成，夙嫻应对，向英外部抗议数回，争回滇边龙川江中的大洲，及蛮募土司与野人山的昔马地；又收还孟连、江洪、两土司的上邦权，立滇缅条约二十款，还算是亡羊补牢的良策。不没薛使。随后驻美使臣杨儒，因美人限制华工，与美政府订约六条。在美之华工，不得虐待，未至美之华工，自行禁止，也算和平了结。此外如湖南会匪邓世恩等，窜入江西，永北厅匪丁洪溃等，滋扰川滇边境，都是么麽小丑，不值一战。当由江西巡抚德馨，云贵总督王文韶，调遣官兵数千名，一鼓荡平，先后奏捷。直隶总督李鸿章，又奏称校阅海军，业已蒇事，技艺如何纯熟，行阵如何整齐，炮台船坞各工如何坚固，说得洋洋洒洒，简直是威若虓虎，巩如金汤。处处为下文反照。西太后在颐和园，闻了这种佳音，自然欣慰。暗想五旬寿辰，为了越南交涉，与法宣战，弄得内外慌乱，无心祝嘏，草草成礼，便算了事。今已太平了八九年，净洗甲兵长不用，安排典礼庆无疆，想再不至有什么意外了。慢着。谁料世变无常，安危俄顷，一刹那间，东海波涛，突然卷到直隶湾内，把一场万寿盛举，化作烟消雾散。中外人士反说：遇着西太后寿期，定要闹出极大的战衅来。气得这位老佛爷满腹懊恼，无处可诉。这也是造化小儿巧于播弄了。谱中寓庄。

说来话长，看小子撮要叙明。自李鸿章与日使订约天津，中日各兵，都退出朝鲜，朝鲜算数年无事。应十八回。大院君亦蒙释回国。光绪二十年五月，朝鲜全罗道古阜县，忽有东学党作乱。党首叫作崔时亨，就是从前金玉均、洪英植的余党。不过崔时亨的宗旨，比金、洪二人尤为下乘。他是剽窃佛老余说，自称能呼风唤雨，驱神役鬼，借着妖言惑众的伎俩，胁从数万，平白地揭起竿来。为拳匪写影。朝鲜国王李熙，忙授洪启勋为招讨使率兵征剿。到了全州，与东学党开了几仗，起初侥幸获胜，后被党人诱入山中，四面围住，把洪启勋手下将士，杀得七零八落，等到溃围而出，已丧亡了一大半，洪启勋连忙逃归。党人遂陷全州，声言将直捣朝京。朝鲜大震。李熙急得没法，忙与中国驻朝委员商量，乞飞电求救。这驻朝委员，不是别人，便是前日帮办营务的袁世凯。当下为朝王发了急电，乞援北洋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，奏派提督叶志超、总兵聂士成等，率兵三营东援，屯驻牙山。一面电告驻日钦使汪凤藻，令他援照天津条约，通知日本政府。略说：朝鲜系中国藩属，现因被乱乞援，不得已派兵代剿等语。日本外部陆奥宗光复书前来，不认朝鲜为中国藩属，且派大岛圭介率着重兵，陆续至朝鲜。

东学党闻中日两国，派兵压境，自思螳臂挡车，成什么事？惊得四散奔逸。



清军拟即撤回，约日本同时撤兵。偏日使大岛圭介要改革朝鲜内政，不肯即返。袁钦使世凯连电京师，略称倭兵万人已入朝鲜，分守汉城四路要害，居心难测。现在叶军虽驻牙山，恐兵单不足御倭，请速派兵接济等语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电后，还是慢腾腾的延挨。等到大岛圭介率兵入朝鲜宫，幽禁朝王，代理国政，宣告朝鲜自主，方咨照驻华日使小村寿太郎，请和平办理。小村仍说朝鲜系自主国，累次扰乱，不得不代为改革。若中国不肯照允，是无息事，嗣后倘有不测，日本政府不任其责。语意甚为决绝。那时总署只好电商李鸿章，令筹战备。鸿章老成持重，明知北洋海军，只可虚壮观瞻，若要实行开战，恐不济事。当下电复总署，仍然主和。无奈日人已占先着，把朝鲜各处要隘统守得密密层层，连华侨出入也要由他搜索。因此华民大骇，纷纷内渡。袁使又电北洋，请即回国，决与日本开战。袁公亦以为海军可恃耶。李鸿章还想与日人磋议，日人索偿军费三百万两，再议和平条约。于是鸿章不便擅允。盈廷王大臣等，十人中九人主战，统说区区日本，怕他何为？光绪帝少年好胜，也道是大可敌小，催促李鸿章调兵东援，并召袁世凯归国。鸿章无可奈何，才令济远、威远、广乙三兵舰，及爱仁、飞鲸两商轮，运兵东渡。又租英商高升轮船，续载兵械，随赴朝鲜。不料日人煞是利害，料知清舰东来定要驶过丰岛，他早安排炮舰预先等着，遥望清舰果到，便测准炮线，轰轰隆隆的放将过来。清舰猝不及防，被他一阵乱击，广乙舰受伤先逃；济远舰铁甲较坚，尚未被伤，管带方伯谦很是胆小，一闻炮声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忙向铁甲最厚处躲将进去，各兵见管带胆怯，那个还敢对敌，自然转轮逃回。猛听得扑喇一响，舵遭毁裂，方管带索性乱抖，忙叫军士道：“快…快…快悬白旗。”军士奉命，亟将白旗高悬，方得逃回威海卫。出手就献丑。各舰见济远已逃，自然分头四逸。独高升船触着鱼雷，竟致沉没，船内的兵械，统被龙王收去。方伯谦既庆生还，反捏造虚词，禀报督署，只说途遇日舰，广乙伤，高升沉，经卑职舍命炮击，才却退日兵，把各舰救回。李鸿章信为真话，转电京师。王大臣以日本伤我运船，其曲在彼，遂请明诏宣战。光绪帝立即颁谕，宣示中外。谕甫下，牙山的败报又至。

先是叶志超屯兵牙山，因战衅未开，毫不防备。至是海道已梗，孤露无援，日人步步进逼，乃用聂士成言，自率兵把守公州，令聂士成守成欢驿。士成至成欢，日兵已至，一两下开仗，不分胜负。忽日兵漫山遍野而来，势不可当。士成不得已，弃了成欢，收兵徐退。回至公州，无一清兵。不觉叹息道：“公州背山面江，可以固守，如何叶军门弃此而去？”正怅怅间，有探马来报：叶军门已回平壤去了。士成道：“公州不能守，平壤难道可守么？”探马道：“平壤已有四路大兵会集驻守，

所以叶军门到那边去的。”士成道：“有四路大兵到平壤么？”探马道：“盛京副都统丰伸阿，高州镇总兵左宝贵，各统奉军从奉天出发；提督马玉昆统毅军，从旅顺出发；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统盛军，从天津出发，四路兵齐到平壤，差不多有数十营哩。”士成道：“我军只有五营，看来此处不能长驻，只好也退平壤去了。”当时各将弁中还算聂士成，所以笔下有怨词。遂传令本部人马向僻径行走。迂回曲折，数日方达。志超接着问起接战情形，士成约略说明。志超即奏称成欢战争，杀敌过当，因虑孤军无援，所以退至平壤等语。清廷还道他老成胜算，论功行赏，命志超为各路兵马总统，所有驻韩各军，统归节制。志超奉此恩命，置酒高会，把出兵打仗的要事，撇在脑后。且顾眼前。一过数日，军探报称日兵来了。志超方有些着急，严戒诸军，为守城计；命马玉昆率所部毅军四营驻守大同江东岸，卫汝贵丰伸阿二军十八营驻守平壤城西南隅，左宝贵六营守城北山顶及玄武门，别命总兵聂桂林策应东南两营，自己居中调度，高坐城中静听消息。起初两三日，各军来报，互有杀伤。至中秋这一夕，志超还凭城望月，态度徘徊。越日黎明，但闻西面炮声隆隆，不禁魂胆飞扬，忙遣军探四侦战状。约到巳牌，有军探来报：倭兵猛攻大同江军营，马军门拒战甚力，卫镇台渡江协御，鏖战多时，倭兵已败退了。志超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！”未几午餐。餐毕撤肴，又有军探来报：城北山顶被倭兵占去，左镇台退守玄武门。志超惊道：“倭兵已败为何又来？”军探道：“他是四路进兵。那边虽已败去，这边恰被攻入。”志超正没法摆布。忽有军弁跑入，乃系左宝贵遣来乞援。由志超问明，方说道：“各兵俱已调出，只我手下一营亲兵，如何援他？实是老命要紧。不如叫他回城再作计较。”军弁奉令驰去，不一时军探飞报：左镇台中炮阵亡。志超道：“怎么好？怎么好？四好字互应成趣。快与我召回马卫各军。”军探去讫。俄报：倭兵炮击玄武门。志超惊的了不得，忙传大令：速悬白旗。方伯谦流亚。顿时白旗满布城上，日兵瞧见，果然停炮不攻。适值马卫各军回城，见城上白旗四张，亟来谒见志超。志超语诸将道：“左总兵已经阵亡，眼见此城难守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我等不若回去吧！”众人听了帅令，统是垂头丧气，只马玉昆还有些志气，愿即背城一战，志超不允。遂于是夜潜遁。途次遇伏，又伤亡了三千余人，方得挣命走脱。

陆军已败，海战又逼。李鸿章自知海军难恃，主守不主战，只命提督丁汝昌，巡弋洋面，虚示声威。不意日本军舰十二艘，冲波逐浪，竟来窥伺辽东。此时清舰尚运兵赴平壤，至大东沟，正与日舰相值。日舰上悬旗开炮，先声夺人，汝昌被逼不过，只得分战舰为五队，列着犄角鱼贯阵，准备迎敌。战舰共十二艘，镇远、定远两铁甲为第一队，致远、靖远为第二队，经远、来远为第三队，济远、广甲为第



四队，超勇、扬威为第五队，汝昌自坐定远舰督战。遥望日舰作一字阵扑来，恐它直攻中坚，令改犄角鱼贯阵为犄角雁行阵。阵尚未整，敌舰麇至。扬威、超勇两舰相继中弹。未几，超勇沉没。致远、经远、济远三舰被敌舰冲断，抛出圈外。致远管带邓世昌，与日舰吉野对轰。药弹殆尽，船亦受伤。世昌拼着性命开足汽机，拟撞击吉野与之俱尽。吉野躲避，致远奋追，突然触着鱼雷，遂致炸沉。经远管带林永升，炮击日本赤城舰，赤城受伤遁去，永升飭令追袭，也被鱼雷炸没，邓林两管带同时死绥。济运管带方伯谦，忙飭舵工飞逸，不意与扬威相撞。他也不敢管什么，自行逃去。扬威竟被撞沉。广甲亦逃，搁浅沉没。靖远、来远诸舰，又受重伤，突围出走。只定远、镇远两铁甲，还与日舰奋击，轰沉日本西京丸一艘，并击伤日本松岛舰。奈因众寡不敌，定远又中着五六炮，只得冲出战线，逃回旅顺。眼见得海军又败绩了。奈何，奈何！

警报飞达清廷，光绪帝大愤，把叶志超、丁汝昌等，褫革有差，方伯谦正法。迟了。并因李鸿章备战无方，拔去三眼花翎，褫去黄马褂。另命四川提督宋庆，帮办北洋军务。又令御前侍卫公桂祥，统带马步各营，至山海关驻守。所用仍是非人。军报日紧一日。西太后此时，已加上“崇熙”二字徽号，接着这信，懊丧异常，只好降旨罢除庆贺。用皇帝名，颁一上谕道：

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：“本年十月，予六旬寿辰，率土胥欢，同深忭祝。届时，皇帝率中外臣工，诣万寿山行庆贺礼。自大内至颐和园，沿途蹊路所经，臣民报效，点缀景物，建设经坛。予因康熙、乾隆年间，历届盛典崇隆，垂为成宪；又值民康物阜，海宇乂安，不能过为矫情，特允皇帝之请，在颐和园受贺。詎意自六月后，倭人肇衅，侵我藩封，寻复毁我舟船，不得已兴师致讨。刻下干戈未戢，征调频仍，两国生灵，均罹锋镝，每一念及，悯悼何穷？！前因念士卒临阵之苦，特颁内帑三百万金，俾资饱腾。兹者庆辰将届，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，受台莱之祝耶？所有庆辰典礼，着仍在宫中举行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，即行停办。”朕仰承懿旨，孺怀实有未安，再三吁请，未蒙慈允，敬维盛德所关，不敢不仰遵慈意。为此特谕。

光阴易过，万寿届期，西太后仅在园内排云殿受贺，比五旬万寿时还要扫兴。后人诗叹道：

别殿排云进寿觥，慈怀日夕辘边情。

诸州点景皆停罢，馈饩频闻发大盈。

欲知万寿后如何情形，容待下回再叙。



先圣有言，与其奢也宁俭。此实齐家治国之至言。以西太后之六旬万寿，必欲仿康乾故例，筹备隆仪。试思：康乾为何如时？西太后为何如时耶？国帑支绌，公私交困，甚至经费无着，乃责诸官吏之捐俸！禄以代耕，古有明训。为祝寿故，令之减禄，官吏宁无身家思想？输款于上必朘削于下，是不啻导之剥民也。况以海军经费，移筑颐和园，卒至中日一战，全军皆没。不得已罢除庆贺，节省礼仪，易奢为俭，已无及矣。人咎合肥，我咎西太后。本回上半极写奢华，下半备述败状，一反一正，足为后来殷鉴。

第二回

姊妹花遭谗被谪 骨鯁臣强谏充边

却说清廷连接败耗，命提督宋庆，帮办北洋军务。再令提督刘盛休，出兵大连湾，将军依克唐阿，出兵黑龙江，均赴东边九连城，扼守辽东要口。平壤败军亦陆续到来，共约七十余营。兵亦不可谓不多。朝旨命宋庆总统各军，除依克唐阿一军外，统秉宋庆节度。九连城南倚鸭绿江，东濒暖河，河东有虎口，为险塞，令聂士成驻守。再东为安平河口及长甸各隘，令依克唐阿驻守。西为安东县，再西为大东沟，令丰仲阿聂桂林驻守。日兵甫渡安平河口，依军望风先遁，至日兵逼近暖河，诸军皆溃。剩了一个老宋，亟忙遣军来争。那里抵挡得住，没奈何弃了九连城，退保凤凰城。日兵既踞九连，别遣支队入安东，丰仲阿、聂桂林等，早已不知去向。一班逃将军！老宋到了凤凰城，默思孤掌难鸣，索性远走数十里。日兵如入无人之境，占住凤凰城。复分作三路：一路出西北，陷连山关；一路出东北，陷岫岩州；一路出东南，陷金州大连湾。

宋庆此时已退至盖平，奉旨命援旅顺。宋庆乃令聂士成守摩天岭，阻截连山关的日兵，自率军徐徐南下。徐徐二字妙。摩天岭本是天险，日兵屡次进扑，都被聂军杀退。凑巧依克唐阿，亦率败兵到来，聂士成与他相约，规复连山关。依克唐阿倒也败后思奋，毅然应允。两军南北趋集，呐一声喊，蜂拥至关。日兵出关抵敌，大杀一场，还是聂依两军利害，只好退入关去。两军乘胜攻扑，枪声炮声，昼夜不绝。守关统领乃是日本一员中尉，恼得性起，再开关出战，不一时被弹子击



中要害，白丧了一条性命。蛇无头不行，顿时日兵四散，聂依两军，安安稳稳的走入连山关。兵以气动，若能阵阵如此，何至一败涂地。等到凤凰城日兵来援，又被聂依两军杀退。因此凤凰城东北一带，兀自守住。只东北、东南两处，毫无转机。岫岩既失，日兵分道西犯。丰伸阿、聂桂林等，连战连败，逃入海城。迨日兵踵至，又把海城弃去。辽西大震，同时旅顺复报失守。

旅顺是北洋海军第一良港，内阔外狭，重峦环抱，若得一个良将居守，端的是不易攻入。偏这丁汝昌认作绝地，托词战舰待修，避入威海卫，一切防守要务，委任了一位龚总办照玟。照玟庸弱得很，做个船坞总办，也不知是什么钻营，得充是任。他自汝昌去后，先在海曲备好渔船，准备逃走，到了日兵进攻，佯飭守兵抵御，自己早下舟潜遁。都是这等好角色。守兵没了主帅，纷纷自乱，一闻炮弹声响，大家都走了他娘，管什么旅顺不旅顺，军港不军港。日兵全不费力，唾手得了旅顺口，大家庆贺起来。

这时候，辽东西的警报似雪片一般，飞达清廷。光绪帝急的要不得，只得令王大臣等奏陈方略。日讲官文廷式，感上知遇，联络各大臣会衔，奏请起恭王主军国事，光绪帝心为之动，正令军机拟旨，命恭王入值军机。忽报太后驾到。光绪帝更衣不及，即着便服出迎。西太后入宫降舆，光绪帝匍匐跪接。西太后也不理他，一直入宫。光绪帝只好起身，随了进来，又跪下请安，碰了几个响头。方奉慈命道：“你且起来。谁要你主战？”光绪帝勉强起立。又听得一声呼喝道：“谁要你主战，弄到一败涂地？”声如狮吼。光绪帝战栗道：“盈廷王大臣统统说是可战的。”西太后厉声道：“你何不叫他去临阵呢？我从前听政时，为了越南交涉，与法宣战，那时左、彭、岑、冯诸宿将都尚在世，开战以后，有败有胜，我还是得休便休。你靠了谁人，竟与日本开战呢？”光绪帝答道：“日本欺我太甚，所以不得不战。”西太后道：“好！好！目今战状如何？由你这般瞎闹，恐怕列祖列宗的江山要在你手送掉了。你要开战，也应到园内禀明一声，待我出了主意，定义未迟。你为什么并未报闻？直到宣战下谕以后，方遣世铎禀报。我道你总有能耐，擅敢宣战，谁料你遣将用兵，多是一班饭桶。事到如今，看你如何了局？所以我特来问你。”光绪帝听到这番严谕，又只得碰头谢罪。西太后道：“你谢罪也是无益，我只问你如何了局？”光绪帝才答道：“今日廷臣联衔，奏请起恭王奕訢办理军务。”西太后哼了一声道：“奕訢么！你起来，把奏牍取来我阅。”言下大不满意。光绪帝遵着起身近案，将奏折检出，双手呈上。西太后瞧毕，不觉怒容较甚，便道：“文廷式是新进小臣，也敢列衔会奏？我知道了。”回顾李莲英在旁，即道：“你去叫瑾珍二妃来。”莲英奉命出去，光绪帝摸不着头脑，只呆呆的垂手侍立。我为阅者亦摸不着头脑。片

响间，就见瑾珍二妃随着李莲英冉冉进来，到太后前双跪请安。西太后厉声道：“你这两个狐媚子，日日陪着皇上调笑取乐，尚嫌不足，还想干预外政么？”劈头乱敲。二妃莫名其妙，只得双双磕头道：“婢子怎敢？”西太后道：“还说不敢么？莲英与我取杖来。”光绪帝闻到一个“杖”字，惊得魂飞天外，不由的屈膝道：“圣母慈鉴，她两人有罪，敬请圣母训责，只求圣母示明原委，方好使她伏罪。”西太后道：“你道我无风生浪么？我只问她一语，便足令她心服。”光绪帝道：“敢乞圣母明谕。”西太后道：“文廷式与她两人是否有师生谊？”光绪帝惴惴道：“这却未知？”西太后又勃然道：“你尚敢为她隐饰么？”这语甫毕，珍妃恰忍耐不住，竟朗声答道：“婢子幼时，曾由文廷式教授过的。”西太后指光绪帝道：“可是么！文廷式入选翰苑，不过数年，为何有这权力？不是她两个狐媚子暗中关说，你为何这般宠他？”原来为此。光绪帝又嗫嚅道：“她两人未敢如此。”西太后复嗤着鼻道：“她两个狐媚子仗着花容月貌，蛊惑左右，怪不得你言听计从，就是与倭人开衅，也闻得由她怂恿。你何不叫她去退敌呢？”又回顾李莲英道：“快去取杖来，每人杖她百下，儆戒她后来逞刁。”光绪帝呜咽道：“请圣母开恩，饶她一次。”西太后不允，只催莲英取杖，吓得瑾妃抖个不住，独珍妃性颇偏激，竟启奏道：“婢子入宫以来，并不敢与闻外事。就使与文廷式有师生谊，也未尝暗通一信。仰求慈鉴。”西太后大怒道：“你敢与我斗嘴。难道我冤诬你么？”简直是不准她辩。光绪帝忙阻住珍妃道：“你也太倔强了？圣母前只好乞恩，如何还要答辩。”西太后又喝莲英取杖。莲英看不过去，也只得跪请慈恩。此时莲英尚未与帝有隙。西太后才道：“你等既代她求宥，我姑免她杖责。只她两人不配为妃，须降她几级方好。”光绪帝道：“遵旨降她为嫔。”西太后道：“不够。”光绪帝又请降为贵人，西太后道：“还要将她两人羁禁三月，休得召幸，以儆将来。”太后言已，即命莲英起立，牵去两妃，交代宫中总监，幽禁别室。两妃只得含泪谢恩，起随莲英去讫。西太后见案旁纸笔具备。便提笔书纸道：“瑾珍二妃近来习尚浮华，屡有乞请，实属有违闾范。着即降为贵人。特谕。”书毕，指向光绪帝道：“这谕立应颁发，不得迟延。”光绪帝唯唯听命。西太后又道：“奕訢究应起用否？”光绪帝道：“奕訢前直军机，办事尚称勤敏。现在疆事日亟，应用与否，请圣母酌夺。”西太后踌躇一会，方道：“这且由你。只文廷式须要革逐，免得他外结亲王，内恃妖妃。”光绪帝不敢不应命。西太后又道：“步军统领荣禄，忠诚有余，才识他还过得去，可叫他在总署当差。看来战事是支持不住了，为社稷计，不如忍辱议和，还可将就了事。”语至此，叹息数声。时李莲英已来复命，西太后便道：“我们去吧。”光绪帝起至门外，又复跪送。不怕膝痛么！西太后又回囑道：“现在嘱咐一切，你须照行，否则我是不依的。此后须要小心，休被这



种狐媚子再行蒙蔽。”光绪帝连声称“是”。

等到太后上舆远去，光绪帝方敢起身入内，暗暗自忖：这是何人谗构，致触慈怒。想了一会，不禁失声道：“总是她！总是她！”言毕，便步至坤宁宫。宫监入报，那拉后即出来迎驾。光绪帝踱将进去，后亦随入。坐甫定，光绪帝语那拉后道：“你做得好事！”那拉后不解，惊问何故？光绪帝道：“你含酸吃醋，妒着瑾、珍二妃，所以到太后前播弄是非，令太后前来责朕，并将二妃严谴。你真是好计哩！”那拉后道：“没有这事，休要见疑！”光绪帝冷笑道：“好一座大靠山！你只管去献殷勤，陷害好人。但俗语说得好，有势不可行尽，你也须留点余地哩！”那拉后闻此，忍不住两眶珠泪，带哭带话的辩了数句。光绪帝听得不耐烦，抽身出去。原来那拉后的才貌，不及瑾、珍二妃，光绪帝本不甚宠爱，独西太后以姑侄关系，向多回护，那拉后又常往来园中，以此光绪帝疑她怀妒，特地进谗。究竟是真是假，小子也不好妄断。只为此一事，帝后间渐渐生嫌了。为下文伏笔。

光绪帝既出坤宁宫，想去探望瑾、珍二妃。问明宫监，方知已被羈三所去了。心中愈加不乐，索性忍气吞声，拣个僻静的宫室，睡了一觉。是夕无话。次日，把西太后所嘱的事情，一一照办：瑾珍二妃降为贵人；恭王奕訢起为军机大臣；荣禄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；文廷式开去日讲官。又越日，恭王入朝，光绪帝遂与商量和议，选定侍郎张荫桓、邵友濂出使日本请和。恭王恐日本不允，复去拜会美国公使，托他居间，并聘美员福世德同往。

张、邵等甫出发，忽由御史安维峻呈上奏折，由光绪帝披阅道：

奏为疆臣跋扈，戏侮朝廷，请明正典刑，以尊主权而平众怒事。窃北洋大臣李鸿章，平日挟北洋以自重。当倭贼犯顺，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，付诸东流，其不欲战，固系隐情。及诏旨严切，一意主战，大拂李鸿章之心。于是倒行逆施：接济倭贼煤米军火，日夜望倭贼之来，以实其言，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，故意勒掇之，有言战者，动遭呵斥；闻败则喜，闻胜则怒；准军将领，望风希旨，未见贼，先退避，偶遇贼，即惊溃。李鸿章之丧心病狂，九卿科道亦屡言之，臣不复赘陈。惟叶志超、卫汝贵，均系革职拿问之人，藏匿天津，以督署为逋逃藪，人言啧啧，恐非无因。而于拿问之丁汝昌，竟敢代为乞恩，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，必须丁汝昌驾驭。此等怪诞不经之说，竟敢陈于君父之前，是以朝廷为儿戏也，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与争论者。良由枢臣暮气已深，过劳则神昏，如在云雾之中，雾气之说，入而俱化，故不觉其非耳。张荫桓、邵友濂为全权大臣，尚未明奉谕旨。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。（彼）

既不能以生死争，复不能以利害争，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——而不知通国之人，早已皆知也——倭贼与邵友濂有隙，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，尚复成何国体？李经方乃倭逆之婿，以张邦昌自命，臣前已劾之。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，适中倭之计。倭贼之议和，诱我也。彼既外强中干，我不能激励将士，决计一战，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？！然则此举非议和也，直纳款耳，不但误国，而且卖国。中外臣民，无不切齿痛恨，欲食李鸿章之肉。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，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。此等市井之谈，臣未敢深信。何者？皇太后既归政皇上，若仍遇事牵制，将何以上对祖宗，下对天下臣民？至李莲英是何人斯，敢干政事乎？如果属实，律以祖宗法制，李莲英岂复可容？惟是朝廷受李鸿章恫吓，不及评审，而枢臣中或其私党，甘心左袒，或恐李鸿章反叛，姑事调停。而不知李鸿章久有不臣之心，非不敢反，直不能反。彼之淮军将领，类皆贪利小人，绝无伎俩；其士卒横被克扣，皆已离心离德；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，制李鸿章有余；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也。若能反，则早反矣。既不能反，而犹事事挟制朝廷，抗违谕旨。彼其心目中，不复知有我皇上，并不复知有我皇太后，故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。臣实耻之。惟冀皇上赫然震怒，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，布告天下。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，倭贼有不破灭者，即请斩臣，以正其妄言之罪。祖宗鉴临，臣实不惧，用是披肝胆、冒斧钺，痛哭直陈。不胜迫切待命之至。谨奏。此奏有关系西太后语，故备录之。

这篇奏折，其中多捕风捉影之谈，不足为据。只云皇太后遇事牵制，何以对祖宗、天下，并劾李莲英左右和议，确是有些道着。但光绪帝览了此奏，不得不严谕痛斥，说他肆口妄言，着即革职，发往军台效力。当时都下人士争为安御史呼冤，还是你一折、我一本的上奏，大半是还要主战。有一个满御史，请起用檀道济为大将；一个满京堂，奏称日本东北有两个大国；一是缅甸，一是交趾，请遣使约它夹攻，必可得胜。光绪帝瞧不胜瞧，都付诸高阁。后由军机瞧见二满员奏折，统统哄堂大笑。只是缅甸、交趾尚有这两处地名，不过以小作大，指西为东，虽是大误，还算有一点影子。独檀道济系刘宋时人，相距一二千年，如何奏请起用？见者多茫然不解。嗣经一御史说起，拟任用董福祥，借檀道济为比拟，他即问明檀道济三字的写法，竟尔录奏。用此等人作御史如何不亡！这且休提。

单说张、邵二使出发后，日兵又西陷盖平，南踞荣城，并占威海卫。至光绪二十一年正月，复将刘公岛夺去。北洋败残军舰，悉数被掳；岛内将士悬白旗乞降，



海军提督丁汝昌，及总兵刘步蟾、张文宣，均服毒自尽。数载经营，一旦扫灭。京中人士方不敢言战，相率望和。无奈张、邵二使到了日本，被日员伊藤博文、陆奥宗光拒回，说非全权大臣，不便会议。并通告美使，谓须派位望崇隆的大员，畀以全权，方可来议和款。光绪帝不得已，乃命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，至日本乞和。鸿章不好违拗，只得硬着头皮，航海东去。正是：

失算竟遭全局蹶，句和又遣老臣行。

毕竟李鸿章如何议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中国之败，败于任用之非人及军费之不足。当时预知宿弊，无意主战者，惟一李鸿章。若以常情推测，则中国大而日本小，谁谓不可一战者？廷臣之多半主战，尚不足咎。瑾、珍二妃深居宫禁，其劝帝宣战与否，我不敢知，即果有此事，亦人情所同然耳。至于师徒挠败，海陆失利，文廷式奏请起用恭王，不为未见。满廷亲贵，如奕訢犹为佼佼者。西太后不思移款筑园之误国，徒以丧师咎光绪帝，且怒及二妃，斥其干预外政，试问自为妃子时，其行状果何如乎？甚至以文廷式之奏请，亦疑二妃主使。原其怀疑之由来，犹是衔恨恭王之夙见。满腔私意，到处迁怒。安维峻谓其遇事牵制，不得为诬。或谓中国之弱，自日本一战始，曩今光绪帝先事慎重，当不致情见势绌若此！不知天下事非实力不办，羊质虎皮总有暴露之一日，詎能长此掩饰耶？本回叙二妃之被谪，及安御史之充戍，皆隐寓悯惜之意。悯二妃、惜安御史，西太后可无庸再论矣！

第三回

命和日宣示苦衷 主联俄遣订密约

却说光绪帝遣使李鸿章，曾至西太后处禀明，西太后立即应允。她因安维峻参劾李鸿章，奏中连及自己，不禁愤愤，自己不肯认错，所以把老李一方面也极力袒护。并嘱光绪帝道：“他初意固不欲战，你早从他意见，也不至败到这般。目今非他不能议和，好好授他全权，叫他去吧！”无非因移款筑园的好处。

鸿章奉命东渡，先电商各国驻华公使，请他臂助。各使复词，多半模棱，独俄使喀希尼力任调停。并言：日人如多方要求，有敝国在，愿代拒日本，保全中国疆